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

詳校官尚書臣德　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

宋 黃榦 撰

喪大記下六 喪禮四之下

補

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為齍盛摡古愛反摡式也為猶差擇 拭音式清也 疏曰喪紀謂大喪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於廟者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 疏曰此謂喪朝

廟為祖奠遣奠時也皆為内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内人從世婦者内人卑不專行事明此内人從世婦而濯概及為粢盛也内豎掌内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還使内豎蹕也　小斂條内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内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内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内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皆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右陳朝祖奠

喪祝及辟令啟　鄭司農云辟謂除菆塗椁也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加斧于椁上畢塗屋　疏曰除菆塗棺者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　小喪亦如之　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喪

右啟

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疏曰喪紀設門燎蹕宮門廟門者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臈燭矣對人手執者為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若小宗伯云左宗廟是也 設燎條內有委人共薪蒸司烜氏共墳燭庭燎君堂上二燭三條並此條所通用當考

士師諸侯為賓則師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疏曰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為蹕也

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喪遷者將葬朝于廟 疏曰將葬而往朝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

也　大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　大喪所前或嗣王　疏曰喪是王喪復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為正也　小司寇前王而辟　鄭司農云小司寇為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　后世子之喪亦如之　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為王而辟也　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　喪紀大喪之事也　謂王家喪紀閭胥為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　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　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疏曰王喪至七月而葬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取一千人屬其六引挽柩鄉壙而治其政令者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云衆庶所致役也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為挽柩之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

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

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

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屬音燭紼音弗　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

綍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綍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啟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還相終始也　疏曰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墓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墓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畧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綍舉棺索者在棺則曰綍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綍也云陳役者謂下棺之時千人執綍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案

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綍及窆陳役以六鄉近使主殯及啟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柩於蜃車屬六綍則六遂為終也至於大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以二處各自為終始故云即遠為終始也

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棺引窆復土疏曰言正棺者謂若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綍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掘土向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丘陵故云復土也

鄉師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疏曰言大喪用役謂若喪時輓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役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當督察其事以上五條柩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窆通用當互考

喪祝

及朝御匶 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 疏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啟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柩柩者發殯宫輴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凡則事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者欲見春

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小喪亦如之小喪者王后世子已下之喪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枚音梅鐸大洛反葆音保引以愼反茅亡交反　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于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　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四綍皆銜枚者謂執綍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

執羽葆御柩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為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案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經云執紼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非辯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戶之制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為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稅三百家也

雜記

喪祝乃奠 玄謂乃奠朝廟奠 疏曰乃奠者案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此

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

小喪亦如之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喪

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䟽曰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小祝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所沃盥在祖廟中則天府為之執燭其若士師云祀五帝沃尸盥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凶事王后喪朝于祖廟之奠者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為祖奠厥明將去為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

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造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馬

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

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　疏曰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綍又遂師職亦共丘籠及蜃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云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者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蜃車之事也司徒地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云天子至士柩路皆從遂來者此經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之喪柩路皆從遂人來可知

巾車小喪共匶路　疏曰言大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載柩車即蜃車

祥車曠左　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　疏曰葬時魂車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　曲禮　已上四條柩行通用又至壙條陳車窆條喪不以制此條通用當互考

國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　喪紀之馬啟後所薦馬　疏曰雖同牽馬入陳賓客喪紀所陳有異據賓客則在館天子

使人就館而陳之若喪紀則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遣人薦馬及纓入廟陳之此馬謂擬駕乘車廄馬亦如之廄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疏曰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壙皆人捧之云亦牽而入陳者亦以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柩行通用內廄馬一條陳明器通用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詳見士喪禮朝祖條

右朝祖奠薦車馬　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勳而賜之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

人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馬用之遂使以葬昭四年春秋左氏傳鄭公孫蠆卒赴於晉晉侯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揔名以行葬禮傳言

大夫有功則賜服路襄十九年春秋左氏傳

喪祝及祖飾棺乃載祖為行始其序載而後飾　疏曰言飾棺乃載者既載乃飾案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云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小喪亦如之

右載

縫人縫劉扶用反掌縫棺飾焉孝子既啟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故書焉為馬杜子春云當為焉　疏曰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者案既夕禮曰側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而下載之於蜃車之上乃加帷荒飾棺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

去載處設祖奠明日旦乃更徹祖奠設遣奠苞牲取下體乃引向壙故云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也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者幕人共帷幕幄帟綬鄭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于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更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已下是也

衣柳翣之材衣於既反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曰翣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

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揄音遥注同紐音女九反齊如字才細反翣所甲反戴丁代反緇側其反披彼義反徐甫髮反　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僞當為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

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爪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作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

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池謂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

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為兩已相背為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為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僞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為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者謂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翣形似扇以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也凡有六故二畫為黼二畫為黻二畫為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

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
在振容間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
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
三每一束兩邊輒各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令穿纁戴
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
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
牽之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
適下則引後以防飜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
不傾覆也大夫畫帷者不得為龍畫為雲氣二池者不
得三故二也庾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不振容者
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為振容也其池下揄絞則有也
畫荒者不為斧而為雲氣也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者
與君同也纁紐二玄紐二者不得六故用四以連四旁
也不并一色故二為纁二為玄也齊三采者絳黃黑也
三貝者又降二也黻翣二畫翣二者降兩黼也皆戴綏
者翣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緌注翣兩角也魚躍拂池

者無絞雜而有縣銅魚也大夫戴前纁後玄者事異故更言大夫也降人君故不並用纁也其數與披同用四也披亦如之者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布帷布荒者士帷及荒皆白布為之而不畫也一池者唯一池在前也揄絞者亦畫揄雜於絞在於池上而池下無振容大夫既不振容明士亦不振容於池下纁紐二緇紐二者又降用纁緇也猶用四連四旁齊三采者與大夫同也一貝者又降二行但一行絡之耳畫翣二皆戴綏者又降二黻也池上翣悉綏故云皆也士戴前纁後緇者士異故重言士也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頭二戴一用緇通兩邊為四戴舉一邊即兩戴也一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云紐所以結連帷荒者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紐別也云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者鄭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笭者小車之箱必猶狹長故云如小車笭云縣池於荒之

爪端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而縣此池於荒之爪端其池若宮室之承霤云揄揄翟也青質五色者爾雅釋鳥文經云揄絞故知畫揄於絞繒也云齊象車蓋蕤者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象此車蓋及蕤謂上象車蓋旁象蓋蕤云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爪分然者言齊形既圓上下縫合雜采豎有限攝如爪內之子以襍為分限然也　喪大記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揄揄翟也采青黃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　疏曰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　雜記

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

重四翣 重直龍反 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疏曰古者為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上引士喪禮下篇陳器云云者以士禮一重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縟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縟也而縮二橫三每為一重也抗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偶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含地二人中央也云以此差之上

公四重者案天子既五諸侯乃三案豆數及棺之重數上公與諸侯不同今諸侯既三明上公四重凡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棺重别也　禮器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綏耳隹反綢吐刀反徐音籌翣所甲反　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殷又刻繒為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此旌旗又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巾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　從才用反遣棄戰反縿所銜反　疏曰此明魯有四代喪葬旌旗之飾注綏亦旌旗之緌者以前經云夏后氏緌是旌旗之緌故云緌亦旌

旗之緌謂注旄竿首也云夏綢其杠以練為之旒者既綢杠以練又以練為旒也云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也者前經云翣翣既以崇牙為飾此旌旗又飾以崇牙故云恒也周人尚文更以他物飾之引周禮大喪葬御僕持翣者明葬有旌旗亦翣之義云天子八翣皆戴璧者天子八翣禮器文皆戴璧即此璧翣天子之禮也云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並喪大記文也明堂位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飾棺焉詳見小斂條

右飾棺翣披旌旗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公西赤孔子弟子志謂章識飾棺牆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置翣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

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旍旌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飾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飾杠　疏曰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又曰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中設旐夏也案鄭注明堂位云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旗以此差之古代尚質有虞氏但注旄竿首未有繒帛故云緌也夏家漸文故有素錦綢杠又垂八尺之旐故夏云旂也周則文物大備旗有九等垂之以縿縏之以旆又有交龍之旂龜蛇之旐與夏不同夏雖八尺之旐更無餘

飾又引爾雅素錦綢杠者證經文綢練練則素錦用以為綢杠也又曰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 檀弓

司服大喪共其廞衣服 廞陳也玄謂廞衣服所藏於椁中 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 自衣服以下並廞明器條通用

司常大喪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 葬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 疏曰此謂在廟陳時建之謂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建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廞旌是行廞車解說之也

車僕大喪廞革車 言興革車則遣車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焉 疏曰經不云戎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徒戎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

喪遺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

巾車大喪飾遺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遺車一曰鸞車　疏曰遺車謂將葬遺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小為之耳注後鄭訓廞為興即言為陳駕之者解廞為陳駕也案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遺車已是作更言遂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又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案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名遺車為鸞車

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皮車遺車之革路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疏曰飾皮車者亦謂明器之車以皮飾之注皮車遺車之革路者案冬官考工記

飾車欲修棧車欲弁除棧車之外皆用革輓即此皮車非專革路鄭特云皮車革路者此司裘所飾唯革路而已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此周禮一部之内廞廞者衆多故書皆為淫先鄭皆為陳後鄭皆破從興興謂象興生時之物而作之必知為陳非為興是者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圉人云廞馬亦如之即是所廞車馬又禮記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器非陳設之理故不從先鄭玄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麤惡而小耳

校人大喪

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疏曰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為俑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芻草為人馬神靈至周塗車仍存但刻木為人馬替古者芻靈今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況周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 窒

條內有冢人鸞車象人此條通用當互考

圉人凡喪紀廄馬詳見朝祖奠條

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 疏曰遣車從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者疑辭也云天子大牢包九箇以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明大夫以上皆大牢包九箇者以檀弓云國君七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者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 雜記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

乘皆不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

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　疏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且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諸侯既七乘降殺宜兩則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中則從上若下殤則一乘也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故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

殤及庶殤並不得也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禮三命始賜車馬但喪禮質畧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下士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一乘當苞一箇士無遣車既夕禮苞三箇者亦是豐小殺大禮之義若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饔餼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饔餼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注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令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為此解若文無所對嫡亦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引鄭喪服傳云大功之殤中從上者證此遣車亦從上也檀弓

司兵大喪廞五兵廞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笮 疏曰案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有甲冑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

五兵明五者皆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甲胄干笮為證

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疏曰明器中有用器役器役器中有甲冑干笮用器中有弓矢故鄭還引用器為證也

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疏曰此官掌干盾及羽籥及其所廞廞干盾而已其羽籥籥師廞之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師樂官往陳之 疏曰喪言凡者大喪小喪皆有明器之樂器故言凡以該之樂師謂笙師鎛師之屬廞樂藏之者也云往陳之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

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謂作之也 疏曰鄭知臨笙師鎛師者案笙師鎛師皆云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廞舞器此不言之即屬中兼之也此臨藏樂器

還臨笙師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也

眡瞭大喪廞樂器 疏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故檀弓云木不成斵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沽而小耳是臨時乃造之

笙師大喪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

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鼖鼓

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所廞作惟羽籥而已不作餘器

典庸器大喪廞筍簴 疏曰案檀弓有鍾磬而無筍簴鄭注云不縣之彼鄭注見此文有筍簴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

右陳明器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

有馬言禮者敬而已矣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其太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疏曰晏子故為非禮以矯齊之事有子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惟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注云不留賓客有事者案士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

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令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又是儉失禮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臑也折為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令晏子畧不從禮數是不知也又注云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太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偪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已下者也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偪下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時齊方奢矯之是也檀弓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

百甕曽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　疏曰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畧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夏后氏専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同上

喪祝及祖飾棺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戸内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玄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既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為

節度　疏曰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禰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案旣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為行始飾棺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纛却行御正柩故云遂御之

小斂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啟條內有世婦濯溉為齍盛內豎為內人蹕皆祖奠所通用當互考

右祖奠

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　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　疏曰大喪言凡則大喪中兼王后雖婦從夫謚亦須論行乃謚

之言師瞽者即師瞽矇歌王治功之詩廞作匶謚者匶即柩也古字通用之以其興喻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故云廞作柩謚是以瞽矇職云諷誦詩謂作謚時也又注云廞興也者周禮之內先鄭皆從淫為陳後鄭皆為興引之在下者以無正文亦得為一義故也

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玄謂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為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疏曰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矇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呼之也世奠繫者奠定也謂辯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詩與世本二者雖不歌詠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

小師大喪與廞

從大師　疏云大師廞作匶謚故小師從之也

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

誄謂積累生時

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有帥瞽㢾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　疏云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云大師又帥瞽㢾之而作謚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遣之日讀之葬後則稱謚

凡喪事攷焉為有得失

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也　疏云大史雖賜之謚不讀使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彼注云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其卿大夫將作謚

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為讀之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謚曰貞惠文子是其事也明王禮亦當然其諸侯之法案曲禮言謚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其諸侯自有史此直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

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相成

疏曰賜謚大史之事非小史但小史於大史賜謚之時須誄列生時行迹而讀之故云其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云事相成者謚法依誄為之故云事相成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法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

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是謚號壹民無為曰神以至無為神道設教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安平易不訾曰簡不信訾毀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事賢人寵貴義士仁義歸往曰王民往歸之敬事供上曰供供奉也立志及衆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平正不阿曰君民從之愛民長悌曰恭順長接下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敷得簡執

禮御賓曰恭迎侍賓也敬祀享禮曰聖既敬於祀能通神道芘親之闕曰恭修德以益之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已善推之於人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德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大慮慈民曰定思樹德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純行不差曰定行一不傷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文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闢土有德曰襄取之以義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甲胄有勞曰襄亟征代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柔安土以事

小心畏忌曰僖（知難而退）諫慮不威曰德（不以威拒諫）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强直理曰武（剛無欲强無撓直正直理忠恕）質淵受諫曰僖（深故能受）威强直德曰武（與有德者敵）溫柔賢善曰懿（性能純善）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能定）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刑民克服曰成（法以正民能使服也）聰明叡哲曰獻（有過知之聽）夸志多窮曰武（大之兵行多所窮）智質有聖曰獻（有所通而無蔽）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民）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慈惠愛親曰孝（周愛親族）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常如初）

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
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壯曰齊能有嚴布德執義曰穆舜典四門
穆穆輕輶供就曰齊輶有所輕而供成中情見貌曰穆性心露也甄心
動懼曰頃甄情容儀供美曰昭有儀可象行供可美敏以敬慎曰頃
疾於所敬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柔德安衆曰靜成衆使安聖善周
聞曰宣通於善道聲教宣聞供己解言曰靖恭己正平少言而中治而無眚
曰平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威
德剛武曰圉禦亂患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

久其年忠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保民耆艾曰胡六十耆七十艾耆意大慮曰景者強也彊毅果敢曰剛釐於義致志固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勸善以補過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屏曰貞彊毅執正曰威闢土服遠曰桓以武力征四夷治典不殺曰祈秉常不衰克敬動民曰桓教以使之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啟土治民克盡曰使克盡恩惠能思辯衆曰元別之使各有次好和不爭曰安生在少斷行義說先曰元民說其義道

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良何以始之大省兆
民曰思大親民而不修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外內思索曰思言求
善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革亟
作曰壯以數征為嚴行見中外曰慤表裏如一其圉克服曰壯禁圉
敵人能使服之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克亂曰壯勝敵故能克亂昭功寧
民曰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死於原野曰壯非嚴何以死難克殺秉正曰
夷秉政不任賢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安民好靜曰夷武而不
遂曰壯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柔質慈民曰惠賑孤惸加

施惠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述義

不克曰丁欲立志義而弗能成夙夜敬戒曰敬敬身急戒述事不弟曰

丁不孫弟夙興恭事曰敬敬以莅事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象方

益平曰敬法常而知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為而能尊令善典法曰

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為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敬使為

終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不任亂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外內貞

復曰白正而後約始一不生其國曰聲生於外家不勤成名曰靈任本

性不見賢思齊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死而志成曰靈上志不協命愛

民好治曰戴愛養其民天下戴仰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為厲曲禮不倦曰戴倦過亂治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短折不成曰傷幼稚而夭傷

好祭鬼交曰靈請鬼神不致遠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聰徹之不顯尸國曰隱以主國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令殺戮無辜曰厲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愎狠遂過曰剌去諫曰愎反是曰狠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修德也不思忘愛曰刺忌甚年中蚤夭曰悼年不稱者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凶年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好率動民曰躁好改舊以勞動民外內從

亂曰荒（家不治官不治）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雍遏不通曰幽（權臣擅命政令不達）在國逢難曰愍（兵冦之事）早孤銷位曰幽（銷位即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使民悲傷曰愍（妨政賊害）柔質受諫曰慧（受諫以為慧）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名察）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相應不差）德正應和曰莫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施勤無私曰惠慈和徧服曰順思慮果敢曰趣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嗇於賜與曰愛滿

志多窮曰戈自足者必不足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思慮不爽曰原不差所思而得克威棲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好內遠禮曰煬淫於家不奉禮克威順禮曰魏雖威不逆禮好內怠政曰煬內則淫朋外則荒政怠政外交曰攜不自明而博外交遠禮遠衆曰煬教誨不倦曰長疏遠繼位曰遠肇敏行成曰直彰義揜過曰堅亡治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財不害民逆大虐民曰炕所尊大而逆好更改舊曰易變故改常名與實爽曰終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除

殘去虐曰湯亂而不損為靈貪亂宜神靈隱哀之力也

景武之力也施為文除武也辟地為襄服遠為桓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私為宣雲行雨施曰鄉惠無內德為獻無內德謂惠不成也由義而濟為景失月無私志無輔則以其明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為謚象其事也謚法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疏曰賤不誄貴誄累也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唯天子稱

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者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為之作謚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惟為天子作謚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又注以其無尊焉案鄭之時說公羊者而為此言故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諸侯相誄非禮也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太史賜之謚　疏曰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又案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又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大夫當請誄於君則諸侯理當言誄於天子云天子乃使太史賜之謚者案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

言賜之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疏云幼名冠字者名以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之事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為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揔云周道也士冠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周代是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冄季等末者稱季是也 檀弓

古者五十而后爵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

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令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也以士為主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謂爵不及也死時無謚謂不制謚也又案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士既有命命即爵也故知爵及命士猶不謚者檀弓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卜國為始明以前無誄也無誄即無謚也　鄭特牲

右謚誄　案人臣之喪有錫命令附見于下

春秋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追命桓公褒稱其德若昭七年王追命衛襄之比　疏曰杜於追命衛襄之下注云如今之哀策魏晉以來唯天子崩乃有哀策將葬於是遣奠讀之陳大行功德敘臣子哀情非此類也人臣之喪不作哀策良臣既卒或贈之以官褒德敘哀載之於策將葬賜其

家以告柩如今哀策蓋此謂也左氏傳　昭公七年衛侯惡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卿士也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恪苦各反陟登也恪敬也帝天也叔父謂襄公如今之哀冊余敢忘高圉亞圉圉魚呂反二圉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左氏傳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多福謂為君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鄢音偃鄢在成十六年以辱社稷為大夫

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張倫反一音徒門反穸音夕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春秋謂祭祀長夜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代為禰廟）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以歸先君也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共音恭下同）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夏戶雅反）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

之傳言子囊之善襄公十三年春秋左氏傳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十年夏縣賁父御卜國為右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疏曰乘丘魯地也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馬驚敗績驚奔失列公隊佐車授綏戎車之貳曰佐授綏乘公疏曰案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為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同稱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副曰佐是也熊氏以為此皆諸侯法公曰末之卜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

死之二人赴敵而死　疏曰知二人者以卜國被
責縣賁父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以
上即陳遂死於下　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圉人
明兩人俱死也　掌馬
者白肉股裏肉　疏曰圉人掌養馬者云白肉股
裏肉者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
公曰非其罪也　流矢中馬非誅其赴敵之
御與右之罪　遂誄之　功以為謚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
為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
為爵　疏曰知周以士為爵者案掌客云凡介行
人宰史皆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凡
介行人皆為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注大
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
猶無謚也者以此云士之有誄自此始故知周士
無謚也云殷大夫以上為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

生無爵死無謚於士冠之下而為此記又不云諸侯大夫明生無爵死無謚據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以上　檀弓上

公叔文子卒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　疏曰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　疏曰魯昭二十年左傳云齊豹作亂用戈擊公孟縶殺之公聞

亂乘驅自閭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衛地夫子聽衛國之政

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疏曰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故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之

檀弓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誄其行以為謚也

疏曰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已丑日卒哀公欲為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以為誄嗚呼哀哉傷痛之辭也尼父尼則謚

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
稱字而呼之尼父也 同上

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疚病也律法也言喪尼父無以自律法

子贛曰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疏曰鄭玄禮記注云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此傳唯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唯累其美行示己傷悼之情而賜之命爾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謚妄為此解 哀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　王喪之以馬祭者葢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夏官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　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唯謂祖廟厥明將向壙為大遣時奠有之朝夕乃徹也者案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須存省之意也　春官

鬱人大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　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疏曰葬時不見有設奠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以奠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貍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案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為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

訖明亦貍之於階間也云明奠終於此者自此已前不忍異于生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葬訖反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之謂之祭異於生故云明奠終於此也 同上

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疏曰齋送也送道之奠謂將葬於祖廟之庭設大遣奠遣送死者故謂之送道之奠因分此奠以告五祀言王去此宮中不復返也案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而取下體下體之外分之為五處祭也云王七祀者祭法文云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者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則祀門冬則祀行此並是人之以所由從之處非直四時合祭所以出入亦宜告之案祭法王七祀之中有司命大厲此經五祀與月令同

月令不祭司命及大厲之等此不祭則可知既夕士禮亦云分禱五祀者鄭注云博求之依祭法士二祀　同上　小斂條内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内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内有籩人共籩外饔實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啟條有世婦濯溉為齍盛内豎為内人蹕皆遺奠所通用

當互考

右大遺奠

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　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遺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

疏云此喪祭文連奠竁竁是壙内故鄭以喪祭為大遺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遺奠也又冢人云請度甫竁竁穿壙之名此言奠竁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遺奠也引士喪禮云藏苞筲於旁者苞謂苞牲取下

體葦苞二是也藏筲者即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　夏官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

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　疏曰此明大夫將葬啟柩朝廟之後欲出之時既薦馬者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還祖之奠訖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薦馬者哭踊者謂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出乃包奠者出謂馬出乃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明出即包奠包奠為出之節故言出也而讀書者書謂凡送亡者賵入椁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録之也注云嫌與士異者案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

苞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賵令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士同記者嫌畏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賵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為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者上則羊豕也鄭注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也臂謂膝上膞下也臑謂肘後取骼謂膞下股骨也羊豕各三个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者賵猶送者人名也 雜記

右包奠讀賵

遂師大喪使師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 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

徒也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坐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 疏曰大喪王喪也以幄帟先者謂使大宰官帥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也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役以出國城至壙也大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幄帟綬故大宰帥之司徒主衆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坐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幄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帟之承塵以為神坐也 地官 陳蹟具條幕人掌次此條通用朝祖條閭胥聚衆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紼小司徒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薦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用當互考

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屬中士以下 疏曰大喪紀當葬所經道並過六鄉路以是故各掌其鄉之禁令當各帥其屬夾道而蹕知屬是中士以下者鄉士身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 秋官

方相氏大喪先匶先去聲匶音柩葬使之道道音導疏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導也夏官

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疏曰及更也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卻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案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

小喪亦如之春官

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冬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行戶剛反疏曰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壙纛謂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卻行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人也注云其於司空猶鄉師之於司徒也者地官之考稱鄉師春官之考稱肆師秋官之考稱士師唯有天官之考稱

宰夫夏官之考稱軍司馬自外皆稱師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故云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案天官注冬官亡未聞其考此云匠師冬官考者彼據冬官亡故云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冬官考也云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者冬官亡雖無文以其主匠即知共葬也　地官

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　披方寄反　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戴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下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　疏曰云六軍之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柩車則蜃車車兩

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為披也云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者先鄭意蜃車行恐逢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扶持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謂蜃車兩旁皆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戴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謂之戴者彼大記注云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披結於紐故引喪大記君纁披六已下其蜃車柳材與中央棺束數等人君三大夫士二記云君纁披六大夫披四者皆是禮文故圍數兩旁言六言四也士禮小無文故據一旁而言二若然大夫亦圍數兩旁言四直云人君者據尊者而言之也　夏官喪

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　疏曰勸猶倡帥前引者即經

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紼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案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倒故云備傾虧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御柩是也

小喪亦如之官春大史大喪執法以涖勸防

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春官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從才用反

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

疏曰及葬者謂至葬時將向壙云執蓋從車者謂此巾車之官執蓋以隨柩車持旌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以銘旌表柩車象殯時在柩前是以既夕禮云祝取銘置于茵注云以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若然茵既行時在柩車前銘旌

亦與茵同在柩車前可知也注云從車隨柩路者鄭欲以輕車為蜃車柩路解之云令蜃車既設惟荒不得設蓋是以執而隨柩車雖無用但象生時有也云所執者銘旌者將葬之旌士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三旌既夕禮是士禮而有乘車所建旃是攝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旃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卿已上尊矣無攝盛以尋常所建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旃大夫亦應攝盛用旃是一也又有廞旌又有銘旌也　春官

御僕大喪持翣　喪大記注引漢禮以木為匡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黼謂之黼翣之類是也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二在路夾蜃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旁　夏官

女御后之喪持翣　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　疏曰禮器云天子八翣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前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故云持而從柩車也　天官

冢人大喪及

葬言鸞車象人　鸞車巾車所飾遺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言猶語也語之

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　疏曰及至也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云亦設鸞旗者遺車有鸞和之鈴兼有旌旗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　陳明器條通用　春官

虎賁氏及葬從遺車而哭　遺車王之魂魄所憑依　疏曰遺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遺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憑依遺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鄭注雜記云天子大牢苞九箇遣車九乘苞肉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大牢外更用

馬牲皆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苞肉各九个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　夏官

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褻器振飾頮沐之器　疏曰從遣車若生時從后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頮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然王府云凡褻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頮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床笫等連文此注褻器為振飾頮沐之器者案特牲為尸而有槃匜并有簞巾巾為振飾槃匜為盥手故既夕禮用器之巾有槃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天官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用功布輴音輇市專反王勑倫反綍音紼破彼布反　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尊

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盈也御棺車前為節度也士言比出宫用功布則出宫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為率　疏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綍之等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車前以指麾為節度也大夫二綍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士二綍無碑者手縣下之比出宫御棺用功布者比出宫謂柩在宫牆内也功布大功布也士用大功布為御也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内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又曰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者謂經云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此二輴皆當為輇車之輇讀從雜記之文為君及大夫皆載以輇車明不以輴也必知非輴者以此文云士葬用國車國自與團字相似因誤耳團與

輇聲相類輇則蜃車也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飾耳熊氏云尊卑之差謂此經君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二綍無碑御棺用功布失鄭註意其說非也云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者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既是在塗經當應云引而云綍與碑者其初時在塗後遂窆葬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註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輴葬則用輴明矣若大夫唯朝廟用輴殯則不用輴葬時亦無輴也士則殯不用輴朝廟得用輁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輁軸與大夫異禮有損之而益之也云碑桓楹也者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綍二碑故云桓楹也謂每一碑樹兩楹云士言此出宮用功

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者以士畢故出宮在路無御柩之物

喪祝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見上篇小斂章

鄉士三公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鄭司農云鄉士為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

疏曰三公有邦事親自入鄉則鄉士為公作前驅而辟云郡督郵為盜賊道也者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為盜賊即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者是盜賊之人使之道以況古鄉士為道相類也秋官

遂士六卿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疏曰其喪亦如之者亦謂公卿大夫之喪死於其中者亦為之前驅而辟也秋官

縣士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

疏曰其喪亦謂公卿大夫之喪有死於此者秋官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詳見士喪朝祖條

右柩行　季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　疏曰子臯為成宰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臯故鄭云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庚古衡反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時僭修朋友不以是弃予言非大故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長丁丈反　恃寵虐民非也　疏曰子臯見申祥請

償故非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弃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己故鄭云恃寵虐民　檀弓

鄭簡公卒將為葬除為于偽反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女音汝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君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迂音于一音於毀之則朝

而堋堋北鄧反徐甫贈反下同 棺也禮家作窆義同 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疏曰用謂毀廟之具若今鍬钁之類也教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佇立而無用即毀廟也 昭公十有二年春秋左氏傳 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茀方弗反引棺索也記禮變之所由茀所以引柩殯則有之以備火葬則以下柩 宣八年春秋左氏傳 吳伐齊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殯賈逵云虞殯遺殯歌詩杜云送葬歌曲並不解虞殯之名禮啟殯而葬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舊說挽歌漢初田横之臣為之據此挽歌之有久矣晉初荀顗制禮以吉凶不雜送葬不宜有歌去之摯虞駁之云詩云君子作歌惟以告哀歌不為害也復存之　哀公

十一年左氏傳

巾車大喪及墓嘑啟關陳車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疏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遺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别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惟據乘車道車

槀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别有貳車十二乘然則此車非止貳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 此條朝祖薦車通用柩行條遂師以幄帟先朝祖條樂師陳樂器此條通用當互考 春官

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 方良上音

罔下音兩又如字 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黄腸為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疏曰必破方良為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云天子之椁柏黄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亦取柏之心黄腸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案國語水之怪龍罔象木石之怪夔罔兩則知方良當為罔兩 夏官

喪祝及壙說載除飾 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

翣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　翣所甲反亦作翣　疏曰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注云四翣之屬者案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周人之喪牆置翣者謂帷荒與柩為鄣若牆然故謂之牆翣在道柩車傍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椁傍故云置也

小喪亦如之　小喪王后以下之喪　春官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互戶故反　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疏曰案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炭於椁下以擬禦濕也引春秋者是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雖二王之後不得純如天子亦用蜃故被譏引之者證天子之宜也

地官 稻人喪紀共其葦事 葦以闔壙禦濕之物 疏曰春秋左氏傳有井闔闔塞也

地官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葦以闔塞蒲以為席 疏曰蒲以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苄翦不納者是也 地官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疏曰案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荼柩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横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地官

右至壙

冢人共喪之窆器 下棺豐碑之屬 朝祖條小司徒帥邦役遂人及窆陳役並此條通用當

互考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

毋讙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疏曰凡封用綍去碑負引者封當為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别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以咸者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綍直繫棺束之緘也君命無讙以鼓封者謂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讙以擊鼓為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大夫畢不得擊鼓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畢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也又云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綍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綍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其天子則六綍四碑綍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　喪大記　柩行條君葬四綍二碑此條通

用當互考 鼓人詔大僕鼓 詳見本篇戒臣民條 大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 窆彼驗反注之封音同劉皆適鄧反 戒鼓以警衆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塴禮記謂之封皆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 塴捕鄧反氾方劒反 詳見始死條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役謂執緈者磨者適歷執緈者名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 疏曰云共丘籠者土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適歷執緈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緈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案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録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 地官 鄉師及

窆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立讀為涖涖謂臨視也　疏曰及至也窆下棺也至壙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衆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又執斧以臨視之云匠師主豐碑之事者案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綍皆背碑負引擊鼓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云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鄉師執斧助之使匠師戒其事涖謂臨視也者謂臨視匠師也　地官

冢人及窆執斧以涖疏曰案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涖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

遂入藏凶器凶器明器　疏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位謂丘封

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　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云禁所為塋限者謂禁者以塋域為限而禁之　春官

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詳見陳明器條　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　疏曰案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注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獻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　春官　大司樂涖藏樂器詳見陳明器條　笙師廞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同上　鎛師廞樂器奉而藏之同上　籥師廞樂器

奉而藏之同上　司干𢽾舞器奉而藏之同上　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同上　典瑞大喪共贈玉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疏曰贈玉者案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此也　春官　大宰大喪贊贈玉既助王為之也贈玉既窆所以送先王　疏曰大喪既是王喪云助王為之也者謂助嗣王也案既夕士禮既窆主人贈用玄纁以入壙王喪雖無文應更有加亦當以玄纁為主也　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托於此地祀其神以

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 疏曰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為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為位時冢人為尸以祭后土也 春官

冢人凡祭墓為尸 祭墓為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為尸冢人為尸 疏曰後鄭知此祭墓為禱祈者上文遂為尸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為尸冢人為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為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為尸證成墓之事也 春官

冢人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為之蹕均

其禁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以不仕大夫也

疏曰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仕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 王制

右窆 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卜葬先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令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鄭云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春秋左氏傳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喪事有進無退

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入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于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

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　穀梁傳　定公十有五年秋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春秋左氏傳　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昃也下昃謂晡時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穀梁傳　孔子為中都宰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桓子平子之子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家語　晉文公既定

襄王于郟郟古洽反郟洛邑王城之地王勞之以地辭辭不受也請隧焉隧徐醉反賈侍中云隧王之葬禮闕地通路曰隧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亦唯是先王之服物采章采章采色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輕重布之貴賤也王何異之有各有等也王何異之有言帝王皆然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以自制為隧也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還音旋國語

又案左氏傳曰晉侯朝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事見僖公二十五年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詳見變禮道有

喪

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隱五年春秋左氏傳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蜃市忍反翰户旦反一音韓檜古外反徐音會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為四注椁也士喪禮云抗木横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横三以負土則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幹也又曰楨正也築牆所

立兩木也輴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輴在牆之旁則知此輴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故以為棺旁飾上飾也言椁有棺有則本不當有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四阿輴檜皆是王之禮也蜃炭言用亦本不當用其蜃炭蓋亦王之禮也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成二年春秋左氏傳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尚幼未知禮斂般請以機封般音班封彼驗反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

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將從之時人服般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碑彼皮反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於綍繞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特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綍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綍二碑士二綍無碑　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者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為碑也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槨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槨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為鹿盧

者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繂繞者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竪長前後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注如大楹者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令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

般爾以人之母

嘗巧則豈不得以以己字言寧有强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音無　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噫不寤之聲弗果從檀弓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乾音干屬之玉反夾古洽反　婢子妾也疏曰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者尊己者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善乾昔子尊己不陷父於不義　同上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

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音剛又苦浪反下同　子亢子車之弟孔子弟子下地下　疏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度諫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於是弗果用果決也同上

秦伯任好卒任好秦穆公名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車音居行戶郎反鍼其廉反殉以俊反子車秦大夫氏也以人從葬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

黄鳥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文公十年春秋左氏傳

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疏曰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末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雜記 恩案檀弓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又案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冣後一虞與

卒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
補經文之闕故備録於此

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

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疏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者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葬之朝為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為神象鬼事之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喪祭者案士虞禮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云哀薦成事故檀弓記人解士虞禮云卒哭曰成事祭以吉為成故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虞祭是也云明日祔於祖父者引之證經喪祭為虞祭又為祔祭士之禮葬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第一虞隔戊日已日為第二虞後虞改用剛用庚日卒哭亦用剛日隔辛日壬日為卒哭祭其祔祭又用柔日則癸日為祔祭是

士從始虞至祔日捴用七日以此差之大夫五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相次日數可知耳此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即為吉祭以卒去無時哭哀殺故為吉祭若喪中對二十八月復平常為吉祭則禫祭已前皆為喪祭也若然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而鄭云喪祭虞祔并祔祭亦為喪祭者此鄭欲引檀弓并祔祭捴釋故喪中之祭捴為喪祭而言其實卒哭既為吉祭祔祭在卒哭後是吉祭可知也　春官

職喪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　鄭司農云號謂謚號玄謂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　疏曰喪祭餘文皆為虞此言凡者以其喪中自相對則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若對二十八月為吉祭則祥禫已前皆是喪祭故言凡以該之是以鄭亦不言喪祭為虞也云治其禮者案大宗伯亦云治其禮鄭云謂簡習其事此治其禮義亦然

也先鄭云號謂謚號後鄭不從者小宗伯云小喪賜謚讀誄不在此故後鄭云告以牲號齍號之屬當以祝之有牲號齍號謂若特牲小牢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皆是祝辭故云當以祝之也

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令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 疏曰云令其當供物者給事之期也者此謂諸官依法令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式令之使相供云有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者解稱國之意君則王也云居其官曰公者謂不須王命自居其官之職往供則曰公公謂官之常職也 春官

司巫祭祀則共蒩館 蒩子都反 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 春官

甸師 甸田過反 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

去若神歆之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茅以供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　疏曰云茅以共祭之苴者則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于几東謂之苴者是也　天官

鄉師大祭祀共茅蒩

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隋是與刌音忖去羌呂反祧他彫反隋吁恚反劉相恚反與音餘　地官

庖人共喪紀之庶羞

喪紀喪事之祭謂虞祔也　疏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薦羞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寢明日祔于祖廟今直云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則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　天官

囿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魚人共鱻薨醢人共豆實

詳見陳小斂條地官

籩人共籩詳見朔月半月奠條外饔饔鄭於容反凡

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謂喪事之奠祭　疏曰言小喪紀者謂夫人已下之喪云陳其鼎俎者謂其殷奠及虞祔之祭皆有鼎俎故鄭云喪事之奠祭也　天官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

疏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其禮少牢虞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卒哭成事祔皆太牢者卒哭謂之成事成事成吉事也故云卒哭成事祔祔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太牢也下大夫之虞犆牲者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者依平常吉祭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鄭以士虞禮云

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太牢其牢既别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 雜記

喪祝掌喪祭祝號 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 春官

右虞祭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 祭謂虞卒哭時 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 怪使重者執事 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疏曰祭謂虞卒哭時者以孔子

荅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為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令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令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録以為法也又曰凡君卒哭而祔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

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于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

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以為人君之禮唯立尸未作主也 曲禮

右作主 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詳見喪禮義

魯文公二年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 疏曰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社主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此以規杜過未為得也 春秋

作主非禮也 元年四月葬二年乃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 凡君薨卒哭

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

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嘗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乃皆同於吉疏曰君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始免喪與葬不相遠共在一月之内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以後惟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復哭也左氏傳

案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議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注遂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説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哀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辨則辨矣不

若陳逵之言質畧而敦實也愚謂衰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之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為庸人而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違經悖禮淪斁綱常當為萬世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畧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除之說

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

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

主者曷用虞主用桑

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猶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

練主用栗

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

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禘祫時别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别也用栗者藏主也藏于廟室中常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公羊傳

立主喪主於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

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檐以占反禮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　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為吉禘令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為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為吉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説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

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

穀梁

傳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六